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28

T5759/3240(21-29)

# 第七十八回

會夾谷孔子卻齊　墮三都聞人伏法

話說齊景公見晉不能伐楚人心星散代興之謀愈急乃糾合衛鄭自稱盟主魯昭公前爲季孫意如所逐景公謀納之意如固拒不從昭公改而求晉晉荀躒得意如賄賂亦不果納昭公客死意如遂廢太子衍及其母弟務人而援立庶子宋爲君是爲定公因季氏與荀躒通賄遂事晉而不事齊齊侯大怒用世臣國夏爲將屢侵魯境魯不能報未幾季孫意如卒子斯立是爲季康子說起季孟叔三家自昭公在國之日已三分魯國各用家臣爲政魯君不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復有公臣。於是家臣又竊三大夫之權。展轉恣肆。凌轢其主。今日季孫斯孟孫何忌叔孫州仇。雖然三家鼎立。邑宰各據其城以為已物。三家號令不行。無可奈何。季氏之宗邑曰費。其宰公山不狃。孟氏之宗邑曰成。其宰公斂陽。叔氏之宗邑曰郈。其宰公若藐。這三處城垣。皆三家自家增築。極其堅厚。與曲阜都城一般。那三箇邑宰中。惟公山不狃尤為強橫。更有家臣一人。姓陽名虎。字貨。生得鶯肩巨顙。身長九尺有餘。勇力過人。智謀百出。季斯起初任為腹心。使為家宰。（邑宰主邑事 家宰主家事）後漸專季氏之家政。擅作威福。季氏反為所制。無可奈何。季氏內為倍臣所制。外受齊國



侵凌。束手無策。時又有少正卯（少正官 卯名也）者。為人博聞強記。巧辨能言。通國號為聞人。（言多聞也）三家倚之為重。卯面是背非。陰陽其說。見三家則稱頌其佐君匡國之功。見陽虎等又托為強公室抑私家之說。從之挾魯侯以令三家。挑得上下如水火。而人皆悅其辨給。莫悟其奸。內中單說孟孫何忌。乃是仲孫貜之子。仲孫蔑之孫。貜在位之日。慕魯國孔仲尼之名。使其子從之學禮。那孔仲尼名丘。其父叔梁紇。常為鄹邑（即郰地）大夫。即偪陽手托懸門之勇士也。紇娶于魯之施氏。多女而無子。其妾生一子。曰孟皮。病足成廢人。乃求婚于顏氏。顏氏有五女。俱未聘。疑紇年老。謂諸女

曰誰願適鄒大夫者諸女莫對最幼女曰徵在出應曰女子之義在家從父惟父所命何問焉顏氏奇其語即以徵在許婚既歸紇夫婦憂無子共禱于尼山之谷曲阜接鄒縣界徵在升山時草木之葉皆上起及禱畢而下草木之葉皆下垂是夜徵在夢黑帝見召囑曰汝有聖子若產必于空桑之中覺而有孕一日恍惚若夢見五老人列於庭自稱五星之精狎一獸似小牛而獨角文如龍鱗向徵在而伏口吐玉尺上有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徵在心知其異以繡紱音弗紐也繫其角而去告于叔梁紇紇曰此獸必麒麟也及產期徵在問地有名空桑者乎叔梁紇曰南山有空竇竇有石門而無水俗名亦呼空桑徵在曰吾將往產於此紇問其故徵在乃述前夢遂攜臥具于空竇中其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守于山之左右又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以沐徵在良久乃去徵在遂產孔子石門中忽有清泉流出自然溫煖浴畢泉即涸今曲阜縣南二十八里俗呼女陵山即空桑也孔子生有異相牛脣虎掌鴛肩龜脊海口輔喉頂門狀如反宇謂中低而四傍高父紇曰此兒秉尼山之靈因名曰丘字仲尼仲尼生未幾而紇卒育于徵在既長身長九尺六寸人呼爲長人有聖德好學不倦周遊列國弟子滿天下國君無不敬慕其名而爲權貴當事所

忌竟無能用之者。是時適在魯國。何忌言于季斯曰。欲定內外之變。非用孔子不可。季斯召孔子與語竟日。如在江海中。莫窺其際。季斯起更衣。忽有費邑季氏封邑人至報曰。穿井者得土缶。謂土有空處如缶內有羊一隻。不知何物。斯欲試孔子之學。囑使勿言。既入坐。謂孔子曰。或穿井於土中得狗。此何物也。孔子曰。以某言之。此必羊也。非狗也。斯驚問其故。孔子曰。某聞山之怪曰夔魍魎。夔音逵一足即山魈也魍魎山精好學人聲音以迷惑人水之怪曰龍罔象。罔象龍類能食人土之怪曰羵羊。今得之穿井。是在土中。其爲羊必矣。斯曰。何以謂之羵羊。孔子曰。非雌非雄。徒有其形。斯乃召費人問之。果不成雌雄者。於

是大驚曰。仲尼之學。果不可及。乃用爲中都今汶上縣宰。此事傳聞至楚。楚昭王使人致幣于孔子。詢以渡江所得之物。孔子答使者曰。是名萍實。可剖而食也。使者曰。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某嘗問津于楚。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探而嘗之。甜如蜜。是以知之。使者曰。可常得乎。孔子曰。萍者。浮泛不根之物。乃結而成實。雖千百年不易得也。此乃散而復聚。衰而復興之兆。可爲楚王賀矣。使者歸告昭王。昭王嘆服不已。孔子在中都。大治。四方皆遣人觀其政教。以爲法則。魯定公知其賢。召爲司空。周敬王十九年。陽虎欲亂魯而專其政。知叔孫輒叔氏之庶子無

寵於叔孫氏而與費邑宰公山不狃相厚乃與二人商議欲以計先殺季孫然後并除仲叔以公山不狃代斯之位以叔孫輒代州仇之位已代孟孫何忌之位虎慕孔子之賢欲招致門下以爲已助使人諷之來見孔子不從乃以蒸豚饋之孔子曰虎誘我往謝而見我也令弟子伺虎出外投刺于門而歸虎竟不能屈孔子密言于何忌曰虎必爲亂亂必始于季氏子預爲之備乃可免也何忌僞爲築室于南門之外立柵聚林選牧圉之壯勇者三百人爲傭名曰興工實以備亂又語成宰成孟氏邑公斂陽使繕甲待命倘有報至星夜前來赴援是年秋八月魯將行禘祭虎請

以禘之明日享季孫于蒲圃圃在東門之外何忌聞之曰虎享季孫事可疑矣乃使人馳告公斂陽約定日中率甲繇東門至南門一路觀變至享期陽虎親至季氏之門請季斯登車陽虎在前爲導虎之從弟陽越在後左右皆陽氏之黨惟御車者林楚世爲季氏門下之客季斯心疑有變私語林楚曰汝能以吾車適孟氏乎林楚點頭會意行至大衢林楚遽輓轡南向以鞭策連擊其馬馬怒而馳楊越望見大呼收轡林楚不應復加鞭馬行益急楊越怒彎弓射楚不中亦鞭其馬心急鞭墜越拾鞭季氏之車已去遠矣季斯出南門逕入孟氏之室閉其柵號曰孟孫救我何忌

使三百壯士挾弓矢伏于柵門以待須臾楊越至率其徒攻柵三百人從柵內發矢中者輒倒楊越身中數箭而死且説陽貨行及東門回顧不見了季孫乃轉轅復循舊路至大衢問路人曰見相國車否路人曰馬驚已出南門矣語未畢陽越之敗卒亦到方知越已射死季孫已避入孟氏新宮虎大怒驅其衆急往公宮劫定公以出朝遇叔孫州仇于途并劫之盡發公宮之甲與叔孫氏家衆共攻孟氏于南門何忌率三百人力拒之陽虎命以火焚柵季斯懼何忌使視日方中曰成兵且至不足慮也言未畢只見東角上一員猛將領兵呼哨而至大叫勿犯吾主公斂陽在此陽虎大怒便奮長戈迎住公斂陽廝殺二將各施逞本事戰五十餘合陽虎精神愈增公斂陽漸漸力怯叔孫州仇遽從後呼曰虎敗矣即率其家衆前擁定公西走公徒亦從之何忌引壯士開柵殺出季氏之家臣苫越亦帥甲而至陽虎孤寡無助倒戈而走入讙陽關(在兗州府城北)據之三家合兵以攻關虎力不能支命放火焚萊門魯師避火却退虎冒火而出遂奔齊國見景公以所據讙陽之田獻之欲借兵伐魯大夫鮑國進曰魯方用孔某未可敵也不如執陽虎而歸其田以媚孔某景公從之乃囚虎于西鄙虎以酒醉守者乘輜車逃奔宋國宋使居于匡(在歸德睢州城)

西虎虐用匡人，匡人欲殺之，復奔晉國，仕于趙鞅為臣。不在話下。宋儒論陽虎以陪臣而謀賊其家主，固為大逆；然季氏放逐其君，專執魯政，家臣從旁竊視已非一日，今日效其所為，乃天理報施之常，不足怪也。有詩云：

當時季氏凌孤主　今日家臣叛主君
自作忠奸還自受　前車音響後車聞

又有言魯自惠公之世，僭用天子禮樂，其後三桓之家舞八佾，歌雍徹，大夫目無諸侯，故家臣亦目無大夫，悖逆相仍，其來遠矣。詩云：

九成干戚舞團團　借問何人啓僭端
要使國中無叛逆　重將禮樂問周官

齊景公失了陽虎，又恐魯人怪其納叛，乃使人致書魯定公，說明陽虎奔晉之故，就約魯侯于齊魯界上夾谷山前（山在萊蕪縣，一名祝其山），為乘車之會（乘車不用兵也），以通兩國之好，永息干戈。定公得書，即召三家商議。仲孫何忌曰：齊人多詐，主公不可輕往。季孫斯曰：齊屢次加兵于我，今欲修好，奈何拒之？定公曰：寡人若去，何人保駕？何忌曰：非臣師孔某不可。定公即召孔子，以相禮之事屬之。乘車已具，定公將行，孔子奏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文武之事，不可相離。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宋襄公會

孟之事可鑒也請具左右司馬以防不虞定公從其言乃使大夫申句須爲右司馬樂頎(音欣)爲左司馬各率兵車五千乘遠遠從行又命大夫茲無還率兵車三百乘離會所十里下寨既至夾谷齊景公先在設立壇位爲土階三層制度簡略齊侯幕于壇之右魯侯幕于壇之左孔子聞齊國兵衛甚盛亦命申句須樂頎緊緊相隨時齊大夫黎彌(史記作黎鉏)以善謀稱自梁丘據死後景公特寵信之是夜黎彌叩幕請見景公召入問卿有何事昏夜來此黎彌奏曰齊魯爲仇非一日矣止爲孔某賢聖用事于魯恐其他日害齊故爲今日之會耳臣覩孔某爲人知禮而無勇不習戰伐之事明日主公會禮畢後請奏四方之樂以娛魯君乃使萊夷三百人假做樂工鼓噪而前覷便拿住魯侯并執孔某臣約會車乘從壇下殺散魯衆那時魯國君臣之命懸于吾手憑主公如何處分豈不勝于用兵侵伐耶景公曰此事可否當與相國(謂晏子)謀之黎彌曰相國素與孔某有交若通彼得知其事必不行矣臣請獨任景公曰寡人聽卿卿須仔細黎彌自去暗約萊兵行事去了次早兩君集于壇下揖讓而登齊是晏嬰爲相魯是孔子爲相兩相一揖之後各從其主登壇交拜敘太公周公之好交致玉帛酬獻之禮既畢景公曰寡人有四方之樂願與君共

觀之遂傳令先使萊人上前奏其本土之樂於是壇下鼓聲大振萊夷三百人雜執旍旄羽袚（音弗 舞者所執）矛戟劍楯蜂擁而至口中呼哨之聲相和不絕歷階之半定公色變孔子全無懼意趨立于景公之前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爲好會本行中國之禮安用夷狄之樂請命有司去之晏子不知黎彌之計亦奏景公曰孔某所言乃正禮也景公大慙急麾萊夷使退黎彌伏于壇下只等萊夷動手一齊發作見齊侯打發下來心中甚慍乃召本國優人分付筵席中間召汝奏樂要歌敝笱之詩任情戲謔若得魯君臣或笑或怒我這里有重賞原來那詩乃文姜淫亂故事欲以羞辱魯國黎彌升階奏于齊侯曰請奏宮中之樂爲兩君壽景公曰宮中之樂非夷樂也可速奏之黎彌傳齊侯之命倡優侏儒二十餘人異服塗面裝女扮男分爲二隊擁至魯侯面前跳的跳舞的舞口中齊歌的都是淫詞且歌且笑孔子按劍張目覷定景公奏曰匹夫戲諸侯者罪當死請齊司馬行法景公不應優人戲笑如故孔子曰兩國既已通好如兄弟然魯國之司馬卽齊之司馬也乃舉袖向下麾之大呼申句須樂頎何在二將飛馳上壇於男女二隊中各執領班一人當下斬首餘人驚走不迭景公心中駭然魯定公隨卽起身黎彌初意還想於壇下邀截魯侯

一來見孔子有此手段二來見申樂二將英雄三來打探得十里之外卽有魯軍屯札遂縮頸而退會散景公歸幕召黎彌責之曰孔某相其君所行者皆是古人之道汝偏使寡人入夷狄之俗寡人本欲修好今反成仇矣黎彌惶恐謝罪不敢對一語晏子進曰臣聞小人知其過謝之以文君子知其過謝之以質今魯有汶陽之田三處其一曰讙乃陽虎所獻不義之物其二曰鄆卽鄆城縣乃昔年所取以寓魯昭公者其三曰龜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田在其陰乃先君頃公時伏晉力索之于魯者那三處皆魯故物當先君桓公之日曹沫登壇劫盟單取此田田不歸魯魯志不甘主公乘此機以三田謝過魯君臣必喜而齊魯之交固矣景公大悅卽遣晏子致三田於魯此周敬王二十四年事也史臣有詩云

紛然鼓噪起萊戈　無奈壇前片語何
知禮之人偏有勇　三田買得兩君和

又詩單讚齊景公能虛心謝過所以爲賢君幾于復霸詩云

盟壇失計聽黎彌　臣諫君從兩得之
不惜三田稱謝過　顯名千古播華夷

（敘得來歷分明）

這汶陽田原是昔時魯僖公賜與季友者今日名雖歸魯

實歸季氏以此季斯心感孔氏特築城于龜陰名曰謝城以旌孔子之功言於定公升孔子爲大司寇之職時齊之南境忽來一大鳥約長三尺黑身白頸長喙獨足鼓雙翼舞于田間野人逐之不得飛騰望非而去季斯聞有此怪以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曰商羊生于北海之濱天降大雨商羊起舞所見之地必有淫雨爲災齊魯接壤不可不預爲之備季斯預戒汶上百姓修隄蓋屋不三日果然天降大雨汶水泛溢魯民有備無患其事傳布齊邦景公益以孔子爲神自是孔子博學之名傳播天下人皆呼爲聖人矣有詩爲證

五典三墳漫究詳　誰知萍實辨商羊
多能將聖繇天縱　贏得芳名四海揚

季斯訪人才于孔子之門孔子薦仲由（字子路）冉求（字子有）可使從政季氏俱用爲家臣忽一日季斯問于孔子曰陽虎雖去不狃復興何以制之孔子曰欲制之先明禮制古者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故邑宰無所憑以爲亂子何不墮其城撤其武備上下相安可以永久季斯以爲然轉告于孟叔二氏孟孫何忌曰苟利家國吾豈恤其私哉時少正卯忌孔子師徒用事欲敗其功使叔輒密地送信于公山不狃不狃欲據城以叛知孔子素爲魯人所敬重亦

思借助。乃厚致禮幣。遣以書曰

魯自三桓擅政。君弱臣强。人心積憤。不狃雖爲季宰。實慕公義。願以費歸公爲公臣。輔公以鋤强暴。俾魯國復見周公之舊。夫子倘見許。願移駕過費。面决其事。不腆路犒。伏惟不鄙

孔子謂定公曰。不狃若叛。未免勞兵。臣願輕身一往。說其回心改過。何如。定公曰。國家多事。全賴夫子主持。豈可去寡人左右耶。孔子遂却其書幣。不狃見孔子不往。遂約會成宰公歛陽。郈宰公若藐。同時起兵爲逆。陽與藐俱不從。却說郈邑馬正馬官之長侯犯。勇力善射。爲郈人所畏服。素有不臣之志。遂使圉人刺藐殺之。自立爲郈宰。發郈衆登城。爲拒命之計。州仇聞郈叛。往告何忌。何忌曰。吾助子一臂。當共滅此叛奴。於是孟叔二家連兵往討。遂圍郈城。侯犯悉力拒戰。攻者多死。不能取勝。何忌教州仇求援于齊。時叔氏家臣駟赤在郈城中。僞附侯犯。侯犯親信之。赤謂犯曰。叔氏遣使如齊乞師矣。齊魯合兵。不可當也。子何不以郈降齊。齊外雖親魯。內實忌之。得郈可以偪魯。齊必大喜。而倍以他地酬子。總之得地。而可去危以就安。又何不利之有。侯犯曰。此計甚善。即遣人乞降于齊。以郈邑獻之。齊景公召晏嬰問曰。叔孫氏乞兵伐郈。侯犯又以郈來降。寡

人將何適從晏子對曰方與魯講好豈可受其叛臣之獻乎助叔孫氏爲是景公笑曰郈乃叔孫私邑于魯侯無與況叔孫氏君臣自相魚肉魯之不幸實齊之幸也寡人有計在此當兩許其使以誤之乃使司馬穰苴屯兵于界上以觀其變若侯犯能禦叔孫便分兵據郈迎侯犯歸于齊國若叔孫勝了侯犯便說助攻郈城臨時便宜行事此是齊景公的奸雄處却說駟赤見侯犯遣使往齊去了復謂犯曰齊新與魯侯爲會助魯助郈未可定也宜多置兵甲于門萬一事變不測可以自衛侯犯乃一勇之夫信爲[illegible]語遂選精甲利兵畱于門下駟赤將羽書射于城外魯

拾得獻于州仇州仇發書看之書中言臣赤已安排逆犯十有七八不日城中當有內變主君不須掛念州仇大喜報知何忌嚴兵以待數日後侯犯使者自齊回言齊侯已許下矣願以他邑相償駟赤入賀侯犯而出使人宣言于衆曰侯氏將遷郈民以附齊使者回言齊師將至奈何一時人情洶洶多有造駟赤處問信者赤曰吾亦聞之齊新與魯好不便得地將遷爾戶口以實聊攝（東昌府聊城縣）之虛耳自古道安土重遷說了離鄉背井那一箇不怕的衆人聽說互相傳語各有怨心忽一夜駟赤探知侯犯飲酒方酣遂命心腹數十人遶城大呼曰齊師已至城外矣吾等速

治行李三日內便要起身因繼以哭郈衆大驚俱集于侯
氏之門此時老弱惟有涕泣那壯者無不咬牙切齒憤恨
侯犯忽見門內藏甲甚多正適其用大家搶得穿著起來
各執兵器發聲喊將侯犯家四面圍住連守城之兵都反
了侯氏與衆助與了駟赤亟入告侯犯曰郈衆不願附齊
滿城俱變了更有甲兵否吾請率而攻之犯曰甲兵俱被
衆掠取矣今日之事免禍爲上駟赤曰吾捨命送子遂出
謂衆曰汝等讓一路容侯氏出奔侯氏去齊師亦不至矣
衆人依言放開一路駟赤嘗先侯犯在後家屬尚百餘人
車十餘乘駟赤直送出東門因引魯兵入于郈城安撫百

姓何忌請追侯犯駟赤曰臣已許之免禍矣乃縱之不追
遂墮郈城三尺郎用駟赤爲郈宰侯犯奔齊師穰苴知魯
師已定郈乃班師還齊州仇何忌亦回魯國公山不狃初
聞侯犯據郈以叛叔仲二家往討喜曰季氏孤矣乘虛襲
魯國可得也遂盡驅費衆殺至曲阜叔孫輒爲內應開門
納之定公急召孔子問計孔子曰公徒弱不足用也臣請
御君以往季氏遂驅車至季氏之宮宮內有高臺堅固可
守定公居之少頃司馬申句須樂頎俱至孔子命季斯盡
出其家甲以授司馬使伏于臺之左右而使公徒列于臺
前公山不狃同叔孫輒商議曰我等此舉以扶公室抑私

眞說得正[illegible]跡一[illegible]人間[illegible]開方入聖人文

家爲名不奉魯侯爲主季氏不可克也乃齊叩公宮索定公不得盤桓許久知已往季氏遂移兵來攻與公徒戰公徒皆散走忽然左右大譟申句須樂頎二將領著精甲殺至孔子扶定公立于臺上謂費人曰吾君在此汝等豈不知順逆之理速速解甲既往不咎費人知孔子是箇聖人誰敢不聽俱舍兵拜伏臺下公山不狃叔孫輒勢窮遂出奔吳國去了叔孫州仇回魯言及郈都已墮季斯亦命墮了費城復其初制何忌亦欲墮成都成宰公斂陽問計于少正卯卯曰郈費因叛而墮若并墮成[illegible]以別子于叛臣乎汝但云成乃魯國北門之守若墮成齊師侵我北鄙何以禦之堅持其說雖拒命不爲叛也陽從其計使其徒擐甲而登城謝叔孫氏曰吾非爲叔孫氏守爲魯社稷守也恐齊兵旦暮猝至無守禦之國願捐此性命與城俱碎不敢動一磚一土孔子笑曰陽不辨此語必聞人（少正卯）教之耳季斯嘉孔子定費之功自知不及萬分之一使攝行相事每事諮謀而行孔子有所陳說少正卯輒變亂其詞聽者多爲所惑孔子密奏于定公曰魯之不振繇忠佞不分刑賞不立也夫護嘉苗者必去莠草願君勿事姑息請出太廟中斧鉞陳於兩觀之下（兩觀者門名以懸象魏）定公曰善明日使羣臣叅議成城不墮利害俱聽孔子裁決衆人或言當

墮或言不當墮。少正卯欲迎合孔子之意。獻墮成六便何謂六便

一·君無二尊　二·歸重都城形勢　三·抑私門

四·使跋扈家臣無所憑籍　五·平三家之心

六使鄰國聞魯國興革當理知所敬重

孔子奏曰。卯誤矣。成已作孤立之勢。何能爲哉。況公斂陽患于公室。豈跋扈之比。卯辨言亂政。離間君臣。按法當誅羣臣皆曰。卯乃魯聞人。言或不當。罪不及死。孔子復奏曰。卯言僞而辯。行僻而堅。徒有虛名。惑衆。不誅之無以爲政臣職在司寇。請正斧鉞之典。遂命力士縛卯于兩觀之下。斬之。群臣莫不變色。三家心中亦俱凜然。史臣有詩云。

養高華士太公誅　孔子偏將少正除

不是聖人開正眼　世間盡讀兩人書

自少正卯誅後。孔子之意。始得發舒。定公與三家皆虛心以聽之。孔子乃立綱陳紀。教以禮義。養其廉恥。故民不擾而事治。三月之後。風俗大變。市中鬻羔豚者。不飾虛價。男女行路。分別左右。不亂。遇路有失物。恥非已有。無肯拾取者。四方之客。一入魯境。皆有常供。不至缺乏。賓至如歸。國人歌之曰

袞衣章甫　來適我所　章甫袞衣　慰我無私

此歌詩傳至齊國，齊景公大驚曰，吾國必為魯所并矣。不知景公如何計較，且看下回分解



## 第七十九回

### 歸女樂黎彌阻孔子　棲會稽文種通宰嚭

話說齊侯自會夾谷歸後，晏嬰病卒，景公哀泣數日。正憂朝中乏人，復聞孔子相魯，魯國大治，驚曰，魯相孔子，必霸，霸必爭地，齊為近鄰，恐禍之先及，奈何。大夫黎彌進曰，君患孔子之用，何不沮之。景公曰，魯方任以國政，豈吾所能沮乎。黎彌曰，臣聞治安之後，驕逸必生，請盛飾女樂，以遺魯君，魯君幸而受之，必然怠于政事，而疏孔子，孔子見疏，必棄魯而適他國，君可安枕而臥矣。景公大悅，即命黎彌於女閭（管仲所設，即今樂戶）之中，擇其貌美年二十以內者，共八十

入分爲十隊各衣錦繡教之歌舞其舞曲名康樂聲容皆出新製備態極妍前所未有教習已成又用良馬一百二十匹金勒彫鞍毛色各別望之如錦使人致獻魯侯使者張設錦棚二處於魯高門之外（魯城南門）東棚安放馬羣西棚陳列女樂先致國書于定公公發書看之書曰

杵臼頓首啓魯賢侯殿下孤向者獲罪夾谷悃未忘心幸賢侯鑒其謝過之誠克終會好日以國之多虞聘問缺然茲有歌婢十羣可以侑歡良馬三十駟可以服車敬致左右聊申悅慕伏惟存録

且說魯相國季斯安享太平忘其所自侈樂之志已伏胸中忽聞齊饋女樂如此之盛不勝豔慕即時換了微服與心腹數人乘車潛出南門往看那樂長方在演習歌聲遏雲舞態生風一進一退光華奪目如遊天上覩仙娵非復人間思想所及季斯看了多時又閱其容色之美服飾之華不覺手痳脚軟目睜口呆意亂神迷魂消魄奪魯定公一日三宣季斯爲貪看女樂竟不赴召至次日方入宮來見定公定公以國書示之季斯奏曰此齊君美意不可卻也定公亦有想慕之意便問女樂何在可試覩否季斯曰見列高門之外車駕如往臣當從行但恐驚動百官不如微服爲便於是君臣皆更去法服各乘小車馳出南門竟

到西棚之下早有人傳出魯君易服親來觀樂了使者分付女子用心獻技那時歌喉轉嬌舞袖增艷十隊女子更番迭進眞乃盈耳奪目應接不暇把魯國君臣二人喜得手舞足蹈不知所以有詩為證

一曲嬌歌一塊金　一番妙舞一盤琛
只因十隊女人面　改盡君臣兩箇心

從人又誇東棚良馬定公曰只此已是極觀不必又問馬矣是夜定公入宮一夜不寐耳中猶時聞樂聲若美人之在枕畔也恐羣臣議論不一次早獨宣季斯入宮草就謝書中備述感激之意不必盡述又將黃金百鎰贈與



使將女樂收入宮中以三十人賜季斯其馬付于圉人畜養定公與季斯新得女樂各自受用日則歌舞夜則枕席一連三日不去視朝聽政孔子聞知此事凄然長嘆時弟子仲子路在側進曰魯君怠于政事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郊祭已近倘大禮不廢國猶可為也及祭之期定公行禮方畢即便回宮仍不視朝并胙肉亦無心分給主胙者叩宮門請命定公諉之季孫季孫又諉之家臣孔子從祭而歸至晚不見膰肉頒到乃告子路曰吾道不行命也夫乃援琴而歌曰

彼婦之口　可以出走　彼女之謁叶隘

可以死敗　優哉游哉　聊以卒歲

歌畢。遂束裝去魯。子路冉有亦棄官從孔子而行。自此魯國復衰。史臣有詩云

幾行紅粉勝鋼刀　不是黎彌巧計高
天運凌夷成瓦解　豈容魯國獨甄陶

孔子去魯適衛。衛靈公喜而迎之。問以戰陣之事。孔子對曰。丘未之學也。次日遂行。過宋之匡邑。匡人素恨陽虎。見孔子之貌相似。以為陽虎。復至聚衆圍之。子路欲出戰。孔子止之曰。某無仇于匡。是必有故。不久當自解。乃安坐鳴琴。適靈公使人追還孔子。匡人乃知其誤。謝罪而去。孔子

南子宋朝　彌子瑕出也

復還衛國。主于賢大夫蘧瑗之家。且說靈公之夫人曰南子。宋女也。有美色而淫。在宋時先與公子朝相通。朝亦男子中絕色。兩美相愛。過於夫婦。既歸靈公。生蒯聵。已長立為世子。而舊情不斷。時又有美男子曰彌子瑕。素得君之寵愛。嘗食桃及半。以其餘推入靈公之口。靈公悅而啖之。誇於人曰。子瑕愛寡人甚矣。一桃味美。不忍自食。而分啖寡人。羣臣無不竊笑。子瑕恃寵弄權。無所不至。靈公外嬖子瑕。而內懼南子。思以媚之。乃時時召宋朝與夫人相會。醜聲遍傳。靈公不以為恥。蒯聵深恨其事。使家臣戲陽速因朝見之際。刺殺南子。以滅其醜。南子覺之。訴于靈公。靈

> 提妍妍亦非正道蒯聵討號立而諫靈公不從則去門自省以出亡他國則靈公死之無名而後日紛紛乎爭亦可笑矣

公逐蒯聵聵奔宋轉又奔晉靈公立蒯聵之子輒爲世子及孔子再至南子請見之知孔子爲聖人倍加敬禮忽一日靈公與南子同車而出使孔子爲倍乘過街市市人歌曰

同車者色耶　從車者德耶

孔子嘆曰君之好德不如好色乃去衛適宋與弟子習禮于大樹之下宋司馬桓魋亦以男色得寵于景公方貴幸用事忌孔子之來遂使人伐其樹欲求孔子殺之孔子微服去宋適鄭將適晉至河聞趙鞅殺賢臣竇犨舜華嘆曰鳥獸惡傷其類況人乎復返衛未幾衛靈公卒國人立輒爲君是爲出公蒯聵亦藉晉援與陽虎襲戚據之是時衛父子爭國晉助蒯聵齊助輒孔子惡其逆理復去衛適陳又將適蔡楚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陳蔡大夫相議以爲楚用孔子陳蔡危矣乃相與發兵圍孔子於野孔子絕糧三日而絃歌不輟今開封府陳州界有地名桑落其地有臺名曰厄臺即孔子當時絕糧處宋劉敞有詩云

四海栖栖一旅人　絕糧三日死生鄰
自是天心勞木鐸　豈關陳蔡有愚臣

忽一晚有異人長九尺餘皁衣高冠披甲持戈向孔子大

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庭。其人力大。子路不能取勝。孔子從旁諦視良久。謂子路曰。何不探其脅。子路遂探其脅。其人力盡手垂。敗而仆地。化為大鮎魚。弟子怪之。孔子曰。凡物老而衰。則羣精附焉。殺之則已。何怪之有。命弟子烹之。以充飢。弟子皆喜曰。天賜也。楚使者發兵以迎孔子。孔子至楚。昭王大喜。將以千社（二十五家為里。里必有社）之地封孔子。令尹子西諫曰。昔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地僅百里。能修其德。卒以代殷。今孔子之德不下文武。弟子又皆大賢。若得據土壤。其代楚不難矣。昭王乃止。孔子知楚不能用。乃復還衛。衛出公欲任以國政。孔子拒之。魯相國季孫肥（即季康子。乃季斯之子）亦來召其門人冉有。孔子因而反魯。魯以大夫告老之禮待之。於是諸弟子中。子路。子羔（即高柴）仕于衛。子貢（即端木賜）冉有。有若。宓子賤（名不齊）仕於魯。這都是後話。敘明罷。作話柄。

（子貢有若子賤出見）

再說吳王闔閭自敗楚之後。威震中原。頗事遊樂。乃大治宮室。建長樂宮于國中。築高臺于姑蘇山。山在城西南三十里。一名姑胥山。於胥門外為徑九曲。以通山路。春夏則治于城外。秋冬則治于城中。忽一日。想起越人伐吳之恨。謀欲報之。忽聞齊與楚交通聘使。怒曰。齊楚通好。此我北方之憂也。欲先伐齊。後及越。相國子胥進曰。交聘乃鄰國之常。未必助楚害吳。不可遽興兵旅。今太子波

元妃已歿未有繼室王何不遣使求婚于齊如其不從伐之未晚闔閭從之使大夫王孫駱往齊爲太子波求婚時景公年已老耄志氣衰頹不能自振宮中止一幼女未嫁不忍棄之吳地無奈朝無良臣邊無良將恐一拒吳命興師來伐如楚國之受禍悔之何及大夫黎彌亦勸景公結婚于吳勿激其怒景公不得已以女少姜許婚王孫駱回復吳王王復遣納幣于齊迎齊女歸國景公愛女畏吳兩念交迫不覺流涕出涕歎曰若平仲穰苴一人在此孤豈憂吳人哉謂大夫鮑牧曰煩卿爲寡人致女于吳此寡人之愛女囑吳王善視之臨行親扶少姜登車送出南門而反鮑牧奉少姜至吳極致齊侯之命因而慕子胥之賢深相結納不在話下却說少姜年幼不知夫婦之樂與太子波成婚之後一心只想念父母日夜號泣太子波再三撫慰其哀不止遂抑鬱成病闔閭憐之乃改造北門城樓極其華煥更其名曰望齊門令少姜日遊其上少姜凭欄北望不見齊國悲哀愈甚其病轉增臨絶命囑太子波曰妾聞虞山之巔可見東海乞葬我於此倘魂魄有知庶幾一望齊國也波奏聞其父乃葬于虞山頂上今常熟縣虞山有齊女墓又有望海亭是也有張洪齊女墳詩爲證詩曰

南風初勁北風微　爭長諸姬復娶齊

越境定須千兩送　半途應拭萬行啼
望鄉不憚登臺遠　埋恨惟嫌起塚低
蔓草垂垂猶泣露　倩誰滴向故鄉泥

太子波憶念齊女亦得病未幾卒闔閭欲於諸公子中擇可立者意猶未定欲召子胥決之太子波前妃生子名夫差年已二十六歲矣生得昂藏英偉一表人材聞其祖闔閭擇嗣乃先趨見子胥曰我嫡孫也王欲太子舍我其誰此在相國一言耳子胥許之少頃闔閭使人召子胥商議立儲之事子胥曰立子以嫡則亂不生今太子雖不祿有嫡孫夫差在闔閭曰吾觀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吳之

[illegible]其命後 [illegible]伯嚭 [illegible]枉爲 [illegible]殺可惜 [illegible]英雄 [illegible]無窮

統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敦于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又何疑焉闔閭曰寡人聽子子善輔之遂立夫差爲太孫夫差至子胥家稽首稱謝周敬王二十四年闔閭年老性益躁聞越王允常薨子句踐新立遂欲乘喪伐越子胥諫曰越雖有襲吳之罪然方有大喪伐之不祥宜少待之闔閭不聽留子胥與太孫夫差守國自引伯嚭王孫駱鱄毅等選精兵三萬出南門望越國進發越王句踐親自督師禦之諸稽郢爲大將靈姑浮爲先鋒疇無餘胥犴爲左右翼與吳兵相遇于檇李相拒十里各自安營下寨兩下挑戰不分勝負闔閭大怒遂悉衆列陳于五臺山府城西北戒軍

中毋得妄動，俟越兵懈怠，然後乘之。句踐望見吳陣上隊伍整齊，戈甲精銳，謂諸稽郢曰：彼兵勢甚振，不可輕敵，必須以計亂之。乃使大夫疇無餘、胥犴督敢死之士，左五百人各持長鎗，右五百人各持大戟，一聲吶喊，殺奔吳軍。吳陣上全然不理，陣脚都用弓弩手把住，堅如鐵壁。沖突三次，俱不能入，只得回轉。句踐無可奈何，諸稽郢密奏曰：罪人可使也。句踐悟，次日密傳軍令，悉出軍中所攜死罪者（凡死罪者攜之軍中借以立法）共三百人，分爲三行，俱袒衣注劍于頸，安步造于吳軍。爲首者前致辭曰：吾主越王不自量力，得罪于上國，致辱下討，臣等不敢愛死，願以死代越王之罪。言

古人輕生[?]入故可使若今日能復行乎

畢，以次自剄。吳兵從未見如此舉動，甚以爲怪，皆注目而觀之，互相傳語，正不知其何故。越軍中忽然鳴鼓，鼓聲大振，疇無餘、胥犴帥死士二隊，各擁大楯，持短兵，呼哨而至。吳兵心忙，隊伍遂亂。句踐統大軍繼進，右有諸稽郢，左有靈浮姑，冲開吳陣。王孫駱捨命與諸稽郢相持，靈姑浮奮長刀左冲右突，尋人厮殺，正遇吳王闔閭。靈姑浮將刀便砍，闔閭望後一閃，刀砍中右足，傷其將指（足之大指），一屨墜于車下。却得專毅兵到，救了吳王。專毅身被重傷。王孫駱知吳王有失，不敢戀戰，急急收兵，被越兵掩殺一陣，死者過半。闔閭傷重，即刻班師回寨。靈姑浮取吳王之屨獻功。句

踐大悅。却說吳王因年老不能忍痛。囘至七里之外。大叫一聲而死。伯嚭護喪先行。王孫駱引兵斷後。徐徐而返。越兵亦不追趕。史官有詩論闔閭用兵不息。致有此禍。詩曰

破楚凌齊意氣豪　又思吞越起兵刀
好兵終在兵中死　順水叮嚀莫放篙

吳太孫夫差迎喪以歸。成服嗣位。卜葬于破楚門外之海湧山。發工穿山爲穴。以專諸所用魚腸之劒殉葬。其他劒甲六千副。金玉之玩。充牣其中。既葬。盡殺工人以殉。三日後。有人望見葬處有白虎蹲踞其上。因名曰虎丘山。識者以爲埋金之氣所現。後來秦始皇使人發闔閭之墓。鑿山求劒。無所得。其鑿處遂成深澗。今虎丘劒池是也。鱄毅傷重亦死。附葬于山後。今亦不知其處矣。夫差既葬其祖。立長子友爲太子。使侍者十人更番立于庭中。每自己出入。經繇必大聲呼其名而告曰。夫差。爾忘越王殺爾之祖乎。即泣而對曰。唯。不敢忘。欲以儆惕其心。命子胥伯嚭練水兵于太湖。地名練瀆又立射圳于靈巖山。以訓射。俟三年喪畢。便爲報仇之舉。此周敬王二十四年事也。是時晉頃公失政。六卿樹黨爭權。自相魚肉。荀寅即范氏與士吉射即中行氏相睦。結爲婚姻。韓不信魏曼多魏舒子忌之。荀躒即智氏有寵臣曰梁嬰父。躒欲以爲卿。嬰父恃荀躒之愛。謀逐荀寅而代

其位故荀躒亦與范氏中行氏相惡上卿趙鞅有族子名
午封于邯鄲午之母荀寅之姊故寅呼午爲甥先年衛靈
公與齊景公合謀叛晉晉趙鞅帥師伐衛衛懼貢戶口五
百家謝罪鞅寘于邯鄲謂之衛貢未幾鞅欲遷五百家以
實晉陽（鞅私邑）午恐衛人不服未卽奉命鞅怒午之抗已遂
誘午至晉陽執而殺之荀寅怒趙鞅私殺其甥因與士吉
射商議欲共伐趙氏爲邯鄲午報仇趙氏有謀臣曰董安
于時爲趙氏守晉陽城聞二氏之謀特至絳州告于趙鞅
曰范中行方睦一旦作亂恐不可制主君宜先爲之備趙
鞅曰晉國有令始禍必誅待其先發而後應之可也董安

于曰與其多害百姓寧我獨死若有事安于當之鞅不可
安于乃私具甲兵以伺其變荀寅士吉射倡言于衆曰董
安于治兵將以害我於是連兵以伐趙氏圍其宮却得董
安于有備引兵殺開一條血路保護趙鞅奔晉陽城恐二
氏來攻建壘自守荀躒謂韓不信魏曼多曰趙氏六卿之
長寅與吉射不繇君命而擅逐之政其歸二家矣韓不信
曰盍以始禍爲罪而幷逐之三人遂同請于定公各率家
甲奉定公以伐二家寅吉射悉[illegible]作戰不能取勝吉射謀
刼定公韓不信遽使人呼于市中曰范中行氏謀反來刼
其君矣國人信其言各執兵器來救定公三家借國人之

衆殺敗范中行之兵寅吉射奔于朝歌以叛韓不信告于定公曰范中行實爲首禍今已逐矣趙氏世有大功于晉宜復鞅位定公言無不從遂召鞅于晉陽復其爵祿梁嬰父欲代荀寅爲卿荀躒言于趙鞅鞅問董安于安于曰晉惟政出多門故禍亂不息若立嬰父是乃又置一荀寅也鞅乃不從嬰父怒知爲董安于所阻謂荀躒曰韓魏黨于趙智氏之勢孤矣趙氏所恃者其謀臣董安于也何不去之躒問曰去之何策嬰父曰安于私具甲兵以激成范中行之變若論始禍還是安于爲首荀躒如嬰父之言以責趙鞅鞅懼董安于曰臣向者固以死自期矣臣死而趙氏

異日國士之報在此

安是死賢于生也乃退而自縊趙鞅乃陳其屍于市使人告于荀躒曰安于已伏罪矣荀躒乃與趙鞅結盟各無相害鞅私祀董安于於家廟之中以答其勞寅吉射久據朝歌諸侯叛晉者皆欲借之以害晉趙鞅屢次興師攻之齊魯鄭衛遣使輸粟助兵以救二氏鞅不能克直至周敬王三十年趙鞅合韓魏智三家之兵攻下朝歌寅吉射奔邯鄲再奔柏人未幾柏人城復破其黨范皐夷張柳朔俱戰死豫讓爲荀躒子荀甲所獲甲子荀瑤請而活之遂爲智氏之臣寅吉射迯奔齊國去訖可憐荀林父五傳至寅士蔿七傳至吉射祖宗俱晉室股肱之臣也子孫貪横遂至

范蠡文種出見據劉子云范蠡吃於文賞文種[illegible]

滅宗豈不哀哉晉六卿自此只有趙韓魏智四卿矣此是後話髯仙有詩云

六卿相并或存亡　總是私門作主張
四氏瓜分誅愈急　不如留却范中行

且說周敬王二十六年春二月吳王夫差除喪已久乃告于太廟興傾國之兵使子胥為大將伯嚭副之從太湖取水道攻越越王句踐集群臣計議出師迎敵大夫范蠡字少伯出班奏曰吳恥喪君誓矢圖報者三年于茲矣其志憤其力齊不可當也宜斂兵為堅守之計大夫文種字禽奏曰以愚見莫若卑詞謝罪以乞其和俟其兵退而後



句踐若再勝吳必不能虛心于文范必不能滅吳稱伯天之以困成人大率如此

圖之句踐曰二卿言守言和皆非至計夫吳吾世仇也伐而不戰以我不能軍矣乃悉起國中丁壯共三萬人迎于椒山（在太湖中亦曰夫椒）之下初合戰吳兵稍却殺傷約百十人句踐趨利直進約行數里正遇夫差大軍兩下布陣大戰夫差立于船頭親自秉枹擊鼓以激厲將士勇氣十倍忽北風大起波濤洶湧子胥伯嚭各乘餘艎大艦順風揚帆而下俱用強弓勁弩箭如飛蝗般射來越兵迎風不能抵敵大敗而走吳兵分三路逐之越將靈姑浮舟覆溺水而死胥犴中箭亦亡吳兵乘勝追逐殺死不計其數句踐奔至固城自保吳兵圍之數重絕其汲道夫差喜曰不出十日

越兵俱渴死矣誰知山頂之上自有靈泉泉有嘉魚句踐命取魚數百頭以饋吳王吳王大驚句踐留范蠡堅守自帥殘兵秉間奔會稽山（山在紹興府城東南）點閱甲楯之數纔剩得五千餘人句踐歎曰自先君至於孤三十年來未嘗有此敗也悔不聽范文二大夫之言以至如此吳兵攻困城益急子胥營于右伯嚭營于左范蠡告急一日三至越王大恐文種獻謀曰事急矣及今請成猶可及也句踐曰吳不許成奈何文種對曰吳有太宰伯嚭者其人貪財好色忌功嫉能與子胥同朝而志趣不合吳王畏事子胥而昵于嚭若私詣太宰之營結其懽心與定行成之約太宰言于吳王無不聽子胥雖知而阻之亦無及矣句踐曰卿見太宰以何爲賂種對曰軍中所乏者女色耳誠得美女而獻之天若祚越嚭當見聽句踐乃連夜遣使至都城（越都在諸暨九乘山）命夫人選宮中之有色者得八人盛其容飾加以白璧二十雙黃金千鎰夜造太宰之營求見太宰嚭初欲拒絕姑使人探其來狀聞有所賫獻乃召入文種跪而致詞曰寡君句踐年幼無知不能善事大國以致獲罪今寡君已悔恨無及願舉國請爲吳臣而恐王見咎不納知太宰以嵬嵬功德外爲吳之干城內作王之心膂寡君使下臣種先叩首于轅門借重一言收寡君于宇下

不腆之儀聊效薄質自此當源源而來矣乃以賄單呈上嚭猶作色謂曰越國旦暮且破滅矣凡越所有何患不歸吳而以此區區者啖我爲耶種復進曰越兵雖敗然保會稽者尚有精卒五千堪當一戰戰而不捷將盡焚庫藏之積竄身異國以圖楚王之事（言如楚昭王乞師自効）安得遽爲吳有耶即使吳盡有之然大半歸于王宮太宰同諸將不過瓜分一二孰若主越之成寡君非委身于王實委身于太宰也春秋貢獻未入王宮先入宰府是太宰獨擅全越之利諸將不得與焉況困獸猶鬭背城一戰尚有不可測之事乎這一席話說入伯嚭之心不覺點頭微笑文種又指單

說得動典

上所開美人曰此八人者皆出自越宮若民間更有美於此者寡君若生還越國當竭力搜求以備太宰掃除之數伯嚭起立曰大夫舍右營而趨左以某無乘危害人之意也某來朝當引子先見吾王以決其議遂盡收所獻留種于營中叙賓主之禮次早同造中軍來見夫差伯嚭先入備道越王句踐使文種請成之意夫差勃然曰越與寡人有不共戴天之恨安得允其成哉嚭對曰王不記孫武之言乎兵凶器可暫用而不可久也越雖得罪于吳然其下吳者已至矣其君請爲吳臣其妻請爲吳妾越國之寶器珍玩盡掃以貢于吳宮所乞于王者僅存宗祀一線耳夫

受越之降厚實也赦越之罪顯名也名實俱收吳可以伯
必欲窮兵力以誅越彼句踐將焚宗廟殺妻子沈金玉于
江率死士五千人致死于吳得無有所傷于王之左右乎
與其殺是人孰若得是國之為利夫差曰今文種安在嚭
對曰見在幕外候宣夫差乃命種入見種膝行而前復申
前說加以卑遜夫差曰汝君請為臣妾能從寡人入吳否
種稽首曰既為臣妾死生在君敢不服事于左右嚭曰句
踐夫婦願來吳國吳名雖赦越實已得之矣王又何求焉
夫差乃許其成早有人到右營報知子胥子胥急趨至中
軍見伯嚭同文種立于王側子胥怒氣盈面問吳王曰王

已許越和乎王曰已許之矣子胥連叫曰不可不可嚇得
文種倒退幾步靜聽其說子胥諫曰越與吳鄰有不兩立
之勢若吳不滅越越必滅吳夫秦晉之國我攻而勝之得
其地不能居得其車不能乘如攻越而勝之其地可居其
舟可乘此社稷之利不可棄也況又有先王大仇不滅越
何以謝立庭之誓乎夫差語塞不能對惟以目視伯嚭伯
嚭前奏曰相國之言誤矣先王建國水陸並封吳越宜水
秦晉宜陸若以其地可居其舟可乘謂吳越必不能共存
則秦晉齊魯皆陸國也其地亦可居其車亦可乘彼四國
亦自會說
者亦將并而為一乎若謂先王大仇必不可赦則相國之

伉楚者更甚何不遂滅楚國而遽許其和耶今越王夫婦皆願服役于吳視楚僅納芊勝更不相同相國自行忠厚之事而欲王居刻薄之名忠臣不如是也夫差喜曰太宰之言有理相國且退俟越國貢獻至日當分贈汝氣得子胥面如土色嘆曰吾悔不聽被離之言與此佞臣同事口中恨恨不絕只得步出幕府謂大夫王孫雄曰越十年生聚再加以十年之教訓不過二十年吳宮爲沼矣雄意殊未深信子胥含憤自回右營夫差命文種回復越王再到吳軍中謝夫差問越王夫婦入吳之期文種對曰寡君蒙大王赦而不誅將暫假歸國悉斂其玉帛子女以貢于吳願大王稍寬其期其或負心失信安能逃大王之誅乎夫差許諾遂約定五月中旬夫婦入臣於吳遣王孫雄押文種同至越國催促起程太宰伯嚭屯兵一萬于吳山(在杭州爲吳越之界)以候之如過期不至滅越歸報夫差引大軍先回畢竟越王如何入吳且看下回分解